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onstruction of “X-le”

# 现代汉语“X了”构式 研究

—  
张宏国◎著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X了”构式研究/张宏国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3  
ISBN 978-7-309-14886-2

I. ①现… II. ①张… III. ①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IV. ①H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27411 号

### 现代汉语“X了”构式研究

张宏国 著

责任编辑/赵 睿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上海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5 字数 173 千

2020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4886-2/H · 2967

定价: 58.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内容提要

话语标记理论和语法化理论对于我们深刻理解现代汉语语言现象和揭示汉语语言演变规律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对于现代汉语“X了”构式的形成有着强大的解释力。

在现代汉语共时平面,“X了”构式是一个具有显著的语音、语义、语法、语用和语体特征的聚合体。其中,“X了”双音词汇构式的语法化与话语标记功能研究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X了”双音非词构式研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呈现出研究的不平衡性。

就“X了”话语标记来源而言,以往研究一般认为,“X了”先经历了词汇化过程,再语法化为话语标记。但是笔者通过考察发现,有些“X了”构式并没有词汇化,却可以直接语法化为话语标记。从“X了”话语标记功能来看,以往多数研究主要围绕“X了”话语标记在交际过程中如何表现出较高的交互主观性而展开,以增进人际关系,并促进交际的顺利进行。这些研究总体上将“X了”话语标记置于礼貌框架下展开讨论,却忽视了“X了”话语标记的不礼貌功能。此外,“X了”话语标记,如“糟了”和“坏了”,具有反预期功能、幽默功能和转折语篇功能,这些也没有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

本书借助语法化理论和话语标记理论,对现代汉语“X了”双音构式,尤其是其中的非词类构式的历时演变过程及其话语标记功能进行深入分析,为现代汉语“X了”构式的研究体系作理论上的完善和材料上的补充,以期加深学界对现代汉语“X了”构式的认识和研究。

全书共分8章。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来源、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概括“X了”研究状况,回顾国内外语法化理论和话语标记理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指明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语料来源。

第二章对现代汉语“X了”双音构式展开共时分析。在简要回顾构式理论的基础上,着重分析现代汉语“X了”构式的结构类型和音节特征,并对“X了”双音构式中的词汇、双音话语标记、双音唯补词展开描写。本章的共时层面分析为后文的现代汉语“X了”双音非词构式的语法化及话语标记功能研究作了铺垫。

第三章考察“够了”构式的语法化过程与话语标记形式。“够了”的语义有3种:表满足之意的“够了<sub>1</sub>”,表极限程度之意的“够了<sub>2</sub>”,以及表否定态度之意的“够了<sub>3</sub>”。“够了”从肯定义到否定义的转变与语用推理有关。“够了”的语法化直接源头是“动词‘够’+体标记‘了’”。话语标记“够了”具有可识别性,出现在话轮的不同位置,标记着话轮的开始、转换或结束。

第四章考察“糟了”构式的语法化过程与话语标记形式。“糟了<sub>1</sub>”是动词性短语,本义为用酒糟腌制,后引申为糟蹋。“糟了<sub>2</sub>”具有形容词性属性,表示糟糕,其主观性增强。从“糟了<sub>1</sub>”到“糟

了<sub>2</sub>”的语法属性变化是话题化与反宾为主句作用的结果。用作话语标记后,“糟了<sub>3</sub>”多出现在句首,表明说话人感到十分意外或恍然大悟,表达醒悟之意。话语标记“糟了<sub>3</sub>”不仅出现在对话语体中,对话轮起到组织作用,还经常出现在独白语体中,是元语用评价语,表达说话人的态度。

第五章考察“坏了”构式的语法化过程与话语标记形式。“坏了<sub>1</sub>”最初表示倒塌、崩溃,用作谓语和结果补语,动词性特征显著,属于行域范畴。动补结构“V坏(了)”由并列结构和连动结构“V坏(了)”演变而来。“坏了<sub>2</sub>”用作动词或者形容词的程度补语,主观性增强,属于知域范畴。“坏了<sub>3</sub>”用作话语标记,能够直接实施言语行为或者对言语行为起到强化作用,属于言域范畴。独白语体中的话语标记“坏了”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第六章总结了“X了”双音构式的语法化规律。首先,“X了”双音构式的语法化动因包括句法位置、经济原则、频率原则、双音化作用,以及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引起的语言间接接触影响。其次,“X了”双音构式的语法化机制包括认知隐喻和重新分析。再次,“X了”双音构式的话语标记用法是语法化结果。“够了”“糟了”和“坏了”之所以没有发生词汇化,原因不在于其句法环境,而在于“X了”所表达的意义和语气,以及动词或形容词“X”所表达的本义。最后,“X了”双音构式经历语法化的同时,也经历了主观化过程。

第七章归纳了“X了”双音构式用作话语标记的人际功能与语篇功能。“够了”构建“刺激—反应”语篇,伴随有特定的非言语符号,这些符号起到了加强或减弱“够了”的不礼貌功能,凸显“够了”

的批评指责、警告劝诫、讽刺挖苦等语用功能。“糟了”和“坏了”通常情况下可以互换,可以构建转折语篇,起到反预期功能。同时,语料显示“坏了”还具有幽默功能。

第八章为结语部分,总结了本研究的发现成果,指出本研究的不足,并对更进一步的研究进行展望,提出建议。

## 序 言

宏国的这部专著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现代汉语“X了”双音非词结构语法化及话语标记功能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看到宏国的新作即将面世,作为导师,欣喜之余也有很多的感慨。

宏国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安大人,1995年入安徽大学外语系学习,本科毕业后留校任英语教师至今,其间,他在安大外语学院攻读并获得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2012年到安大文学院读博,2016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虽说宏国留校时我已在安大文学院任教多年,但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在2012年5月的博士生面试现场,当时宏国给我的总体印象是质朴沉稳,思路很清晰。

宏国硕士阶段研究的是语用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第二语言教学。宏国读博前对白谎(white lies,善意的谎言)研究颇有兴趣,所以最初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时曾有过围绕白谎语用策略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应用开展研究的想法。读博期间,宏国曾获得去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访学的机会,研修方向就确定为二语教学法和教学语用策略。

但随着汉语专业学习的深入,宏国表现出对汉语言本体研究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记得他入学后的第二个月(2012年10月),我应邀参加由山东大学主办的词汇学国际学术会议暨第九届全国

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同时带上了3个在读的博士生张成进、原媛和宏国。成进论文已开题,正在撰写毕业论文《现代汉语双音介词的词汇化与语法化研究》,同行过程中常有些研讨,宏国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积极参与讨论。第一个学期末,他提交的学位课程现代汉语词汇专题的作业就围绕着汉语词汇语素化问题进行了思考。2013年10月,宏国参加了在黄山学院举行的中韩语言文学研究暨安徽省第五届汉语国际教育学术研讨会,在小组会上宣读了论文《“够了”的语义演变与语法化》,并最终被《语言教学与研究》刊发。他在此前后发表的还有另两篇相关论文。这些研究成果让宏国更加自信,坚定了他深耕汉语本体的决心,并最终确定了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

宏国是英语专业出身,转向汉语本体研究,有同学调侃他实现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我以为,正是由于在英语学习和研究方面所具有的良好积累,使他得以从更开阔的视角观察并分析汉语现象,从而有可能给他的研究带来不完全相同的体验和认知。宏国在美国访学期间给我的邮件中曾谈到:“词汇化和语法化现象早在古代中国就有人触及过,但并未理论化和体系化。西方语言学家将这些现象进行理论提升,成为近十几年的语言学研究热点。但很多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相关语言体系的基础上。从类型学角度来看,以具有独特特征的汉语言为研究基础,一些个案研究,乃至系统研究,会对语言学理论加以补充或者修正,从而更加接近语言事实。”

宏国选取的研究个案是“够了”“糟了”和“坏了”等,这属于现代汉语“X了”中尚未词汇化的双音非词构式。他借助语法化、话

语标记和构式理论等,对这类双音非词构式的语法化路径及其话语标记功能进行了揭示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学界对现代汉语“X了”构式的认识。比如关于“X了”的话语标记来源,学界一般认为是“X了”先经历了词汇化过程,再语法化为话语标记,但本书的考察却发现,有些“X了”构式并没有词汇化,可以直接语法化为话语标记。再如“X了”的话语标记功能,以往研究主要是在礼貌原则的大框架下进行,本书则尝试将话语标记“够了”置于不礼貌框架下开展讨论,同时还揭示了“糟了”和“坏了”的反预期及转折语篇功能。此外,本书对翻译作品带来的语言间接接触会对“X了”构式的语法化进程有推动作用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本书的研究对于汉语词典编纂和国际汉语词汇教学也有参考价值。“X了”构式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很高,对“X了”构式的考察与梳理可以为相关工具书的编纂提供收录或剔除的依据,同时也有利于在国际汉语词汇教学中对此类构式的释疑解惑与整体处理。

宏国进行的这一语言现象的研究,还有进一步开拓与深化的空间。比如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宏国曾考虑从汉英对比的角度,描写“X了”话语标记的汉英翻译实践,总结在关联理论指导下的“X了”翻译原则和策略,但目前的研究还有一定缺失或曰力度还不够。另外,“X了”构式本体研究的成果如何指导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也是颇值得深入开拓的领域。

宏国做学问有股实实在在的狠劲和韧劲,似乎总也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发来的很多文章都显示为凌晨发送,而且一旦关注某个

问题,大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这种狠劲和韧劲,不仅让他在治学的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前行,而且也让我对他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期待。

写序之时,正值全国上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宅家”本是我一直喜爱的生存状态,当下却成了自我防护、为国分忧之举。学校延期开学的通知已下发,但我深信重返生机蓬勃的校园的日子一定不会离我们太远。

杨晓黎

2020年2月12日

#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001
1.1 选题来源与研究对象 .....	001
1.1.1 选题来源 .....	001
1.1.2 研究对象 .....	001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002
1.2.1 研究目的 .....	002
1.2.2 研究意义 .....	003
1.3 “X了”研究状况 .....	005
1.3.1 “X了”描写阶段 .....	005
1.3.2 “X了”解释阶段 .....	008
1.3.2.1 “X了”综合研究 .....	008
1.3.2.2 “X了”个案研究 .....	010
1.4 理论背景 .....	013
1.4.1 语法化理论 .....	013
1.4.1.1 语法化概念 .....	014
1.4.1.2 语法化规律 .....	019
1.4.1.3 语法化理论的应用 .....	022

1.4.2	话语标记理论	022
1.4.2.1	国内外话语标记研究阶段	023
1.4.2.2	话语标记概念	025
1.5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028
1.5.1	研究方法	028
1.5.2	研究思路	029
1.6	语料来源	029
<b>第二章</b>	<b>现代汉语“X了”双音构式的共时分析</b>	<b>030</b>
2.1	“X了”构式	030
2.1.1	构式与“X了”构式	030
2.1.2	“X了”构式的结构类型	034
2.1.3	“X了”构式的音节分类	037
2.2	“X了”双音词汇	038
2.2.1	双音动词	038
2.2.2	双音介词	040
2.2.3	双音语气词	044
2.2.4	双音连词	052
2.3	“X了”双音话语标记	053
2.4	“X了”双音唯补词	057
2.5	小结	060
<b>第三章</b>	<b>“够了”构式的语法化及话语标记形式</b>	<b>061</b>
3.1	引言	061

3.2 “够”和“了”的语法化 .....	063
3.2.1 “够”的语法化 .....	063
3.2.2 “了”的语法化 .....	066
3.3 “够了”的语法化 .....	070
3.3.1 “够了”的语义演变 .....	070
3.3.1.1 够了 <sub>1</sub> :表示满足 .....	070
3.3.1.2 够了 <sub>2</sub> :表示极限程度 .....	073
3.3.1.3 够了 <sub>3</sub> :表示否定态度 .....	075
3.3.2 “够了”从肯定含义到否定含义的演变与 语用推理 .....	077
3.3.3 “够了”的语法化路径 .....	080
3.4 “够了”的话语标记形式 .....	081
3.4.1 对话语标记“够了”的识别 .....	081
3.4.2 话语标记“够了”的话轮标记形式 .....	083
3.4.2.1 话轮起始标记 .....	084
3.4.2.2 话轮转换标记 .....	085
3.4.2.3 话轮结束标记 .....	086
3.5 小结 .....	087
<b>第四章 “糟了”构式的语法化及话语标记形式 .....</b>	<b>089</b>
4.1 引言 .....	089
4.2 “糟”的演变 .....	090
4.3 “糟了”的语法化 .....	093
4.3.1 “糟了”的语义演变 .....	094

4.3.1.1	糟了 <sub>1</sub> :表示糟蹋	094
4.3.1.2	糟了 <sub>2</sub> :表示糟糕	097
4.3.1.3	糟了 <sub>3</sub> :表示醒悟	098
4.3.2	“糟了”的语法属性与反宾为主句	100
4.3.3	“糟了”的语法化路径	104
4.4	“糟了”的话语标记形式	107
4.4.1	对话语标记“糟了”的识别	107
4.4.2	话语标记“糟了”的语体特征	110
4.4.2.1	独白语体中的话语标记“糟了”	110
4.4.2.2	对话语体中的话语标记“糟了”	112
4.5	小结	114
<b>第五章 “坏了”构式的语法化及话语标记形式</b>		115
5.1	引言	115
5.2	“坏”的演变	116
5.3	“坏了”的语法化	121
5.3.1	“坏了”的语义演变	121
5.3.1.1	坏了 <sub>1</sub> :行域义	121
5.3.1.2	坏了 <sub>2</sub> :知域义	124
5.3.1.3	坏了 <sub>3</sub> :言域义	125
5.3.2	“V坏(了)”并列结构、连动结构与动补结构	128
5.3.3	“坏了”的语法化路径	133
5.4	“坏了”的话语标记形式	136

---

5.4.1	对话语标记“坏了”的识别	136
5.4.2	话语标记“坏了”的语体特征	138
5.4.2.1	独白语体中的话语标记“坏了”	138
5.4.2.2	对话语体中的话语标记“坏了”	140
5.5	小结	143
<b>第六章</b>	<b>“X了”双音构式的语法化规律</b>	144
6.1	“X了”双音构式的语法化动因	144
6.1.1	句法位置	145
6.1.2	经济原则	147
6.1.3	使用频率	150
6.1.4	双音化	153
6.1.5	语言接触	155
6.2	“X了”双音构式的语法化机制	158
6.2.1	认知隐喻	158
6.2.2	重新分析	160
6.3	“X了”双音构式的语法化路径与“X了”双音话语 标记来源	164
6.3.1	“X了”双音构式的语法化路径	164
6.3.2	“够了”“糟了”和“坏了”未词汇化的解释	167
6.3.3	“X了”双音话语标记来源	171
6.4	“X了”双音构式的主观化	174
6.4.1	共时视角下的“X了”双音构式的主观化： 以“够了”为例	175

6.4.1.1	谓语句后移	176
6.4.1.2	补语位置	178
6.4.1.3	句首位置	179
6.4.2	历时视角下的“X了”双音构式的主观化： 以“糟了”为例	180
6.4.2.1	从命题功能到言谈功能	180
6.4.2.2	从客观意义到主观意义	182
6.4.2.3	从句子主语到言者主语	183
6.4.2.4	从自由形式到黏着形式	184
6.5	小结	185
<b>第七章</b>	<b>“X了”双音话语标记的人际功能与语篇功能</b>	<b>186</b>
7.1	话语标记功能	186
7.2	“X了”双音话语标记的人际功能	188
7.2.1	“X了”话语标记的不礼貌功能	188
7.2.1.1	不礼貌理论	188
7.2.1.2	“够了”的不礼貌功能	190
7.2.1.3	“够了”的非言语伴随符号	193
7.2.2	“X了”话语标记的反预期功能	195
7.2.2.1	反预期标记	195
7.2.2.2	“糟了”与“坏了”的反预期功能	195
7.2.2.3	“坏了”的幽默功能	201
7.3	“X了”双音话语标记的语篇功能	205
7.3.1	“够了”的“刺激—反应”语篇	206

---

7.3.2 “糟了”与“坏了”的转折语篇	211
7.3.2.1 狭义转折与广义转折	211
7.3.2.2 “糟了”与“坏了”的转折标记	213
7.3.2.3 “糟了”与“坏了”的转折语篇模式	216
7.3.2.4 “糟了”与“坏了”的语篇转折关系	221
7.4 小结	227
<b>第八章 结语</b>	228
8.1 研究发现	228
8.2 研究不足	230
8.3 研究展望	231
<b>参考文献</b>	233
<b>后记</b>	252